

哈娜译

绝望恸哭的信徒

野村美月 著
Mizuki Nornara

文学少女



此译本经译后出版社正式授权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学少女 绝望恸哭的信徒

文/野村美月

图/竹冈美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4-14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望恸哭的信徒/(日)野村美月著;哈娜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文学少女)

ISBN 978-7-5321-5273-5

I. ①绝… II. ①野… ②哈…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0483 号

“文学少女”と恸哭の巡礼者

© 2007 Mizuki Nomur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7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ENTERBRAI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ENTERBRAIN
through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and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Inc.

责任编辑:林雫克

特约策划:李殷

装帧设计:董红红

本书译文为台湾尖端出版社正式授权

绝望恸哭的信徒(文学少女系列 5)

[日]野村美月 著 哈娜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www.slcm.com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字数 170 千字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75 插页 4

2014 年 8 月上海第 1 版 2014 年 8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273-5/1·4177 定价 25.00

今天又接到电话了。

听到母猫交媾般歇斯底里的铃声，我顿时冒起鸡皮疙瘩，身体轻微颤抖，胃部感到被炽热爪子搔抓般的疼痛和不舒服，几乎快要发狂。

如果没有电话，世界会变得多么祥和啊。

电话总是只会传出丑恶、龌龊、诅咒的话语。

那个黏腻烦人、充满恨意、毫无顾忌、卑鄙怯懦、飘着腐臭的声音，让无比美丽的世界里塞满了垃圾。

弄响这些可恨铃声的人，全都去死吧！



目录

序章	代替自我介绍的回忆——我想变成的东西	001
第一章	战战兢兢的我们	003
第二章	井上美羽寻死的理由	022
第三章	神圣的陷阱	046
第四章	繁星的地图	073
第五章	挫败的少年	105
第六章	是谁杀了小鸟?	147
第七章	暗夜的旅途	174
第八章	恸哭	203
第九章	当你仰望天空	218
终章	结束的开始	253
	原日文版后记	266
	中文简体版特别收录 小小番外	269

序章

代替自我介绍的回忆——我想变成的东西

真正的幸福到底是什么？

在宇宙的一角，有个男孩这么想着。

我的幸福就是美羽。

那个时候，只要有美羽在身边我就会心脏狂跳，听见美羽响亮清澈的声音说起故事，我就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散发出七彩光辉。

“我想要成为作家，想要让很多人看我写的书。如果可以让那些人都感到幸福就好了。”

在树叶筛落的温暖日光下，美羽柔顺的马尾摇曳着，以闪亮的眼神诉说着未来的梦想。

“我只告诉心叶喔，因为心叶是特别的。”

她以悦耳的声音轻轻说着，像小鸟一样歪着脑袋，以恶作剧般的眼神凝视我。

“心叶的梦想是什么？心叶长大以后想要成为怎样的人呢？”

美羽的脸靠近得几乎要吻到我了，我因此紧张得满身大汗，眼睛不知该朝哪里看才好。

我为了想出好答案而拼命思考，认真到几乎想用双手绞干脑汁。我脸颊发烫，好不容易才说出一句“我想要成为一棵树”，结果却令她大笑不已。

从那时以来已经过了三年。

我失去了我的圣地，美羽已销声匿迹。经过一段自我封闭的阴暗生活后，我成了一位平凡的高中生。

在高二即将结束的现在，我依旧没有成为一棵树，依旧不明白幸福的意义，在被夕阳染得金碧辉煌的文艺社里，写着“文学少女”的点心。

第一章

战战兢兢的我们

“洛夫克拉夫特(H. P. Lovecraft)的《印斯茅斯疑云》(The Shadow Over Innsmouth)尝起来就像生饮鱼血呢。”

一如往常的放学后,远子学姐突然说出这句话,让我吓了一跳,正在写的三题故事也停笔了。

位于校舍三楼西侧的教室几乎全被老旧的书本占据,一叠一叠的书堆得到处都是,教室除了狭窄以外还满是尘埃。

窗边的铁管椅是远子学姐的专用席,今天她也同样坐在那里看书。像猫尾巴一样乌黑又纤细的辫子垂到腰间,一双穿着白色短袜的小脚很没规矩地踩在椅子上,白皙的手指翻着书。她一边翻书,一边从书页边缘撕下一小片,送进樱花色的唇中,然后在嘴里细细咀嚼,一脸欣喜地咽下。

“啊啊,多么美味啊! 这股刺鼻的腥味、冰凉滑溜的口感,真不愧是奇幻文学的巨匠、克苏鲁神话的创始者洛夫克拉夫特的代表作啊! 缠在舌尖的浓稠血液酸味真是让人无法抵挡!”

太奇怪了，远子学姐应该很怕恐怖故事才对啊。

虽然远子学姐平时都夸口说：“我可是深爱着世上所有书本，爱到想要全都吃下去的‘文学少女’喔！”但是这样的她还是有弱点。

当她吃着我故意写的恐怖故事或血腥故事时，虽然嘴里说着“没、没问题的”，但是都会边哭边吃。然而今天的远子学姐却由衷欢喜地品尝着腐烂的鱼眼，或是黏稠滴下的鱼血。

“霍华·菲力普·洛夫克拉夫特是出生于一八九〇年的美国作家。他那部描述支配太古时代地球的古老神祇复活的奇幻小说，在他死后被组织成完整的体系，称为‘克苏鲁神话’。后来受到诡异阴森黑暗神话吸引的大批作家，都发表了以克苏鲁神话为背景的作品。

“文中登场的神祇长得很像章鱼、乌贼或是鱼之类的海生动物，都有滑溜溜的触手或是鱼鳍，还散发着浓厚的鱼腥味。这点实在太迷人、太可爱了！”

迷、迷人？对着目瞪口呆的我，学姐说得越来越兴奋。

“在《印斯茅斯疑云》里出现好多可爱的鱼型怪物，真是太美妙了！”

“身为主角的青年在旅途之中来到印斯茅斯。这个小镇里充满了腥臭味，居民都有缺少眼睑的肿大眼睛，头部也很尖瘦，就像鱼头似的。”

“后来，邪恶的黑影渐渐逼近正在调查当地可怕信仰的主角。啊啊，虽然印斯茅斯很可爱，不过达贡大人也很萌呢。（注1）”

“如果要当做入门书，我最推荐《克苏鲁的呼唤》（Call of Cthulhu），可以找来看看喔。那就像酸鲱鱼一样，有着绝佳的风味喔！”

“酸鲱鱼……该不会是号称全世界最臭的那种罐头吧？装了发酵鲱鱼什么的……”

远子学姐很满意地点头说：“嗯嗯，是啊。那种下水沟一般的腐臭味在几十公尺之外就能闻到了，罐头因为发酵而膨胀，在开封的瞬间还会喷出臭到能杀人的污水喔。”

“在放进嘴里之前，就会被那强烈的味道熏得呛鼻，泪流不止。如果能跨越这道障碍，用舌头尽情品味滑腻的腌鲱鱼，就会畅快得有如在一个世界重获新生呢。”

“那不就是连命都丢了嘛！”

远子学姐漠视我的吐槽，继续津津有味地吃着《印斯茅斯疑云》。那已不是咀嚼，而是狼吞虎咽了。她直接撕下书页，衔在口中。

实在太奇怪了！

我定睛一看，远子学姐穿的是短袖制服。

现在明明是冬天，为什么会穿短袖啊？再说，她不是为了准备考试而休社了吗？

“心叶，点心写好了吗？”

远子学姐看着我，露出清爽的微笑。

“是、是的。”

我感受着背脊的恶寒，把刚写好的三题故事交给她，她兴高采烈地吃了起来。

今天的题目是“玛格丽特”、“三味线”、“水上巴士”（注2）。题目出得太过零散，要写成一篇故事实在很不容易，但我觉得应该算是符合远子学姐喜好的甜美爱情故事。

“不行。”

咦？

突如其来的批评令我不禁哑然，远子学姐不满地鼓起脸颊，瘪着嘴巴说：“女孩轻轻拆下别在胸前的玛格丽特，腼腆地交给在水上巴士上演奏三味线的青年，这种甜腻腻的故事根本就不行嘛。一定要血花四溅、染成整片血红的海上浮着肉块，像是有达贡大人登场的事情才行喔。这种有如水果三明治一样清淡过头的东西，让人吃了就反胃。”

“可是，远子学姐老是叫我写些甜美的故事啊……”

“不，我最喜欢吃的是生鱼流下来的红艳鲜血喔！”

远子学姐目不转睛靠过来的脸变得四四方方，而且两旁长出了鳃、耳朵变成鱼鳍，手指间也长出了蹼。

“远、远子学姐！你真的变成妖怪了！”

“胡说什么啊，我从头到脚都是‘文学少女’喔。来吧！重新写过吧，心叶！要写个血肉模糊的恐怖故事喔！”

完全变成鱼头的辫子妖怪，张开血盆大口扑了过来。

发出厨余般腐臭味道的污水从我头顶浇下，这强烈的冲击使我鼻腔发热，意识逐渐模糊。

“哇啊啊啊啊！”

下一瞬间，我在自己房间的床上醒来了。

窗帘外一片明亮，空气冷冽，被汗水浸湿的身体冷得发抖。

“是、是梦啊……”

今天可是新年的开始，我却作了这种初梦（注3）。

我颓丧地垮下肩膀，爬下床来。

“哥哥，新年快乐！”

走到一楼的客厅，小学一年级的妹妹就稳重地对我说了新年贺词。

“新年快乐，舞花。”

我摸摸舞花的头，她仰起脸来，开心地笑了。

“新年快乐，心叶。年糕汤已经煮好了喔。”

妈妈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爸爸已经坐在桌边，愉悦地吸饮着温酒。

“心叶，舞花，这是你们的压岁钱。”

“哇，谢谢！”

“谢谢爸爸。”

一家人围桌而坐，一边观赏新年电视节目，一边吃着妈妈煮的年糕汤和年菜。

“我吃饱了。”

收拾过餐具之后，我回自己房间穿上外套再走出来，妈妈见状就问：“咦，心叶要出门吗？”

“嗯，我跟人约好了要去新年参拜。”

妈妈听了就露出慈祥的表情，高兴地展现笑容。

“是跟学校的朋友吗？”

“呃……是啊。”

会有这种尴尬的反应，是因为我不确定对方能不能算是“朋友”。

我心里骚动不安，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在妈妈还没继续追问之前，就慌忙说“我出门了”跑出客厅。

一打开玄关大门，寒冷的空气霎时迎面而来。

我的肺里吸饱了新年的第一阵冷风，然后看了看信箱。

啊，贺年卡已经寄来了。

我拿起用橡皮筋束着的信件，一张张翻阅。

这张是芥川寄来的，是用毛笔写的，果然很像他的风格。看着那严谨的字体，我忍不住感到敬佩。这张是竹田同学寄的吧？圆滚滚的字体和可爱的插图，也很符合竹田同学的个性。

远子学姐也寄来了写得很用心的明信片，那实在不像是平时会咯啦咯啦摇晃椅子吵着“肚子好饿！写点东西来吃吧！”的人写得出来的笔迹和内容。一定是因为顾虑到会被我家人看见的缘故吧，何必连这种地方也这么虚荣呢？

偶尔会打电话到家里来的远子学姐，还被妈妈大大称赞过“真是个懂礼节又守规矩的小姐”。如果妈妈知道她其实是个会撕破书本大吃大嚼的妖怪，一定会被吓昏吧。

虽然她本人总是声称“我才不是妖怪，只是个普通的文学少女啦”。

“奇怪？”

我发现有张奇特的明信片，手指霎时停住。

这是怎么回事？

明信片上一句话都没写，只画了一只浑圆身体长了翅膀、像鸟一样的生物。头上有两根突起，会是鸟喙吗？不过也有点像是长了角。脸的部分很像猫，还吐出长长的舌头。

好像小孩子的涂鸦啊……难道是舞花的同学寄来的？

约定的时间快要到了，所以我把明信片放回信箱就出门了。

“井、井上……”

在车站附近的便利商店前，琴吹同学面红耳赤地等着我。她的头发全部盘起，身穿花纹可爱的和服以及披肩，正呼着白烟。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你一直在外面等吗？我们不是约好在店里吗？”

结果琴吹同学扭扭捏捏地转开了脸，含糊地说：“我只是想吹吹风。”

“可是你不冷吗？”

“不、不会啊。”

她噘起嘴唇，不悦地回答。

“是吗？那我们走吧。”

“……嗯。”

咦？怎么了？她突然垂下视线，好像很失落的样子……

啊！我突然领悟过来——

“你穿和服很可爱喔。”

此言一出，她吃惊地睁大眼睛，硬挤出声音回答。

“这是奶奶要我穿的，她说因为是新年……我们家每年都是这样，并不是今年才特别穿的喔。”

看到她挥着袖子害羞解释的模样，我忍不住笑了。

以前我总是搞不懂琴吹同学的想法，但现在已经比较能理解了。我知道琴吹同学容易害羞，也知道她很高兴听见我的称赞。

不知怎的，有种又害羞又温馨的感觉在胸中逐渐扩散。

我们并肩走向神社。

“我收到你的贺年短信啰。”我这么说。

“井上的短信也送到了。”她也红着脸，高兴地说。

每次看到她一反平时好胜的模样，露出很有女人味的温柔表



情，我都会感到心跳加速。

从圣诞夜以来，我们互发了几次短信，琴吹同学写的内容总是有些僵硬不自然，但还是传达出了她的努力，让人很有好感。

几天之间，我们的距离已经比从前拉近一些了。

神社里挤满了来参拜的人潮。

我们排在队伍后方，等了三十分钟左右才走到赛钱箱前面。

我们各自投入香油钱，感情融洽地一起拍掌参拜。

我祈祷今年可以平安顺利地度过，也顺便祈祷远子学姐能够考上大学。接着看看旁边，发现琴吹同学皱起眉毛，紧闭眼睛，抿着嘴唇，以无比认真的表情祈祷着。

“……”

那表情严肃得简直像是在生气。她到底许了什么愿呢？是那么重要的愿望吗？

在我的凝视之下，琴吹同学张开了眼睛。

她注意到我的目光，一下子又红了脸。

“讨厌！干嘛一直看我啦！”

“没有啦，因为我已经祈祷完了。”

“既然如此，你可以出声叫我啊。”

“我看你祈祷得那么投入，所以不好意思打断你。你那么认真是在祈祷什么啊？”

“跟、跟井上没关系啦！真是的，这样盯着女孩子的脸看，真差劲……”

琴吹同学慌慌张张地走下阶梯。

她想要往人潮的反方向前进，却不断受到推挤，彷徨地睁大

眼睛。

“呀！”

“琴吹同学！”

我抓住琴吹同学的手拉住她。

她仿佛受到惊吓，被我牵着的手猛然一震。

“！”

“那个……这里人太多了，很危险的。”

琴吹同学红着脸抬头看我，然后又害羞地垂下眼帘，战战兢兢地握住我的手。

我松了口气，露出笑容。

“这么一来就不会走散了。”

“是、是啊。”

那小声回答的模样真是可爱。

她跟我相握的手指僵硬又冰冷，是不是因为紧张呢？其实我自己也很害羞。

我们就这样顺着人潮慢慢走出去。

沉默低头的琴吹同学突然以细若蚊鸣的声音说：“那个……我想要问一个奇怪的问题……”

“嗯，是什么？”

“井上……右边屁股下面……是不是有一颗痣？”

这出乎意料的问题令我吃惊地望向琴吹同学，她的脸顿时比刚才红了好几倍，还急忙解释说：“不、不是啦！我最近正在研究痣的占卜……所以想问问井上的情况……”

“我屁股下面的确有一颗痣，不过你怎么会知道啊？”

“真的有吗？”